

群書治要

第十冊



世界書局

唐 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 合編

縮印日本尾張藩刻本五十卷

群書治要

第十冊

劉廙政論 蔣子 政要論一卷

體論 典語一卷

傅子一卷

袁子書 抱朴子一卷

世界書局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群書治要 / (唐) 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合編

-- 一版 -- 臺北市 :

世界, 2011. 03 印刷

冊 ; 公分

ISBN : 978-957-06-0437-5 (第 10 冊 : 平裝)

ISBN : 978-957-06-0438-2 (全套 : 平裝)

1. 經書

098.5

99026182

群書治要 第十冊

120-
7513

著 者 / (唐) 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

發行人 / 閻初

發行者 / 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九三一號

地 址 /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電 話 / (02) 2311-3834

傳 真 / (02) 2331-7963

網 址 / www.worldbook.com.tw

劃撥帳號 / 00058437 世界書局

出版日期 / 二〇一一年三月一版一刷

定 價 / 全套十冊 台幣二〇〇〇元

群書治要 第十冊 目錄

卷四十七 劉廙政論 蔣子 政要論 一二三五

卷四十八 體論 典語 一二六五

卷四十九 傅子 一二九三

卷五十 袁子書 抱朴子 一三二三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劉廙別傳

政論注
曰備政

蔣子 政要論

劉廙別傳

備政

夫爲政者譬猶工匠之造屋也廣廈旣成衆稅不安則梁棟爲之斷折一物不備則千柱爲之並廢善爲屋者知梁稅之不可以不安故棟梁常存知一物之不可以不備故衆棖與之共成也善爲政者知一事之不可闕也故無物而不備知一是之不可失也故衆非與之共得其不然者輕一事之爲小忽而闕焉不知衆物與之共多也覩一非之爲小也輕而蹈焉不知衆是與之共失也夫政之相須猶輓轄之在車無輓轄猶可以小進也謂之歷遠而不頓躓者未之有也夫爲政者輕一失而不矜之猶乘無轄之車安其少進而不覩其頓躓之患也夫車之患近故無不覩焉國之患遠故無不忽焉知其體

表捐暴
弄捐

者夕惕若厲慎其愆矣夫爲政者莫善於清其吏也故選託於由夷而又威之以篤罰欲其貪之必懲令之必從也而姦益多巧彌大何也知清之爲清而不知所以清之故免而無耻也日欲其清而薄其祿祿薄所以不得成其清夫飢寒切於肌膚固人情之所難也其甚又將使其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矣貧則仁義之事狹而怨望之心篤從政者捐私門而委身於公朝榮不足以光室族祿不足以代其身骨肉飢寒離怨於內朋友離叛哀捐於外虧仁孝損名譽能守之而不易者萬無一也不能原其所以然又將佐其室族之不和合門之不登也疑其名必將忘其實因而下之不移之士雖苦身於內冒謗於外捐私門之患畢死力於國然猶未獲見信之衷不免黜放之罪故守清者死於溝壑而猶有遺謗於世也爲之至難其罰至重誰能爲之哉人知守清之必困於終也違清而又懼卒罰之及其身也故不爲

必須至
亡也否
三字恐
當連正
文
逆疑併

昭昭之行而咸思闇昧之利、姦巧機於內而虛
名逸於外、人主貴其虛名而不知賤其所以爲
名也、虛名彰於世、姦實隱於身、人主眩其虛、必
有以闇其實矣、故因而貴之、敬而用之、此所謂
惡貪而罰於由夷、好清而賞於盜跖也、名實相
違、好惡相錯、此欲清而不知重其祿之故也、不
知重其祿、非徒失於清也、又將使清分於私、而
知周於欺、推此一失、以至於欺、苟欺之行、何事
而不亂哉、故知清而不知所以重其祿者、則欺
而濁、知重其祿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則竭而
不足、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盡其力者、則事繁
而職闕、凡此數事、相須而成、偏廢則有者不爲
用矣、其餘放欺、無事而不若此者也、不可得一
二而載之耳、故明君必須良佐而後致治、非良
佐能獨治也、必須善法有以用之、夫君猶醫也、
臣猶鍼也、法陰陽補瀉也、鍼非人
不入、人非鍼不徹於病、二者既備而不知陰陽
補瀉、則無益於疾也、又汎逆失之哉、今用鍼而
不存於善術、使所鍼必死、夫然也、欲其疾之療
亦遠、良醫急於速療、而不恃鍼入之無恙也、明
君急於治平、而不恃
亡失之不便亡也、

正名

夫名不正則其事錯矣物無制則其用淫矣錯則無以知其實淫則無以禁其非故王者必正名以督其實制物以息其非名其何以正之哉曰行不美則名不得稱稱必實所以然効其所以成故實無不稱於名名無不當於實也曰物又何以制之哉曰物可以養生而不可廢之於民者富之備之無益於養生而可以寶於世者則隨尊卑而爲之制使不爲此官不得服此服不得備此飾故其物甚可欲民不得服雖捐之曠野而民不敢取也雖簡於禁而民皆無欲也是以民一於業本務而末息有益之物阜而賤無益之寶省而貴矣所謂貴者民貴願之也匪謂賈貴於市也故其政惠其民潔其法易其業大昔人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其此之謂與慎愛

夫人主莫不愛愛己而莫知愛己者之不足愛也故惑小臣之佞而不能廢也忘違己之益己

而不能用也。夫犬之爲猛也，莫不愛其主矣。見其主，則騰踊而不能自禁；此歡愛之甚也。有非則鳴吠而不遑於夙夜，此自效之至也。昔宋人有沽酒者，酒酸而不售，何也？以其有猛犬之故也。夫犬知愛其主，而不能爲其主慮酒酸之患者，不噬也。夫小臣之欲忠其主也，知愛之而不能去其嫉妬之心，又安能敬有道爲己願稷契之佐哉？此養犬以求不貧，愛小臣以喪良賢也。悲夫！爲國者之不可不察也。

審愛

爲人君者，莫不利小人以廣其視聽，謂視聽之可以益於己也。今彼有惡而已不見，無善而已愛之者，何也？智不周其惡，而義不能割其情也。己不能割情於所愛，慮不能覩其得失之機，彼亦能見已成敗於所聞，割私情以事其上哉？其勢適足以厚姦人之資，此朋黨者之所以日固，獨善之所以孤弄也。故視聽日多，而聞蔽日甚，豈不詭哉？

欲失

夫人君莫不願衆心之一於己也、而疾姦黨之比於人也、欲得之而不知所以得之、故欲之益甚而不可得、亦甚疾之、益力而爲之者、亦益勤矣、何也、彼將恐其黨也、任之而不知所以信之、朝任其身、夕訪於惡、惡無毀實、善無賞分、事無小大、訪而後知、彼衆之不必同於道也、又知訪之不能於己也、雖至誠至忠、俾曾參以事其親、借龍逢以貫其忠、猶將屈於私交、況世俗之庸臣哉、故爲君而欲使其臣之無黨者、得其人也、得其人而使必盡節於國者、信之於己也、

疑賢

自古人君莫不願得忠賢而用之也、旣得之、莫不訪之於衆人也、忠於君者、豈能必利於人、苟無利於人、又何能保譽於人哉、故常願之於心、而常先之於人也、非願之之不篤而失之也、所以定之之術、非也、故爲忠者、獲小賞而大乖違於人、恃人君之獨知之耳、而獲訪之於人、此爲

感發戒
嘆

忠者福無幾而禍不測於身也得於君不過斯
須之歡失於君而終身之故患積賞名而實窮
於罰也是以忠者逝而遂智者慮而不爲爲忠
者不利則其爲不忠者利矣凡利之所在人無
不欲人無不欲故無不爲不忠矣爲君者以一
人而獨慮於衆姦之上雖至明而猶困於見聞
又況庸君之能覩之哉庸人知忠之無益於己
而私名之可以得於人得於人可以重於君也
故篤私交薄公義爲己者殖而長之爲國也抑
而割之是以眞實之人黜於國阿欲之人盈於
朝矣由是田季之恩隆而齊魯之政衰也雖成
之市朝示之刀鋸私欲益盛齊魯日困何也誠
威之以言而賞之以實也好惡相錯政令日弊
昔人曰爲君難不其然哉

任臣

人君所以尊敬人臣者以其知任人臣委所信
而保治於己也是以其聽察其明昭身日高而
視日下事日遠而聽日近業至難而身至易功

若髮者

至多而勤至少也。若多疑而自在也，則其臣不
思其所以爲國，而思其所以得於君。深其計而
淺其事，以求其指。搗人主淺之，則不陷於之難。
人主深之，則進而順之，以取其心。所闕者，忠於
國而難明於君者也。所修者，不必忠於國而易
行於時者也。因其所貴者貴之，故能同其貴。因
其所賤者賤之，故能殊於賤。其所貴者不必賢，
所賤者不必愚也。家懷因循之術，人爲悅心易
見之行。夫美大者深而難明，利長者不可以倉
卒形也。故難明長利之事，廢於世。阿易見之行
塞於側，爲非不知過，知困不知其乏，此爲天下
共一人之智，以一人而獨治於四海之內也。其
業大其智寡，豈不蔽哉！以一蔽主而臨不量之
阿，欲能不惑其功者，未之有也。苟惑之，則人得
其志矣。人得其志，則君之志失矣。君勞臣逸，上
下易所，是一君爲臣，而萬臣爲君也。以一臣而
事萬君，鮮不用矣。有不用人之名，而終爲人所
用也。是以明主慎之，不貴知所用於已，而貴知

美髮兼
阿下惑
有脫文

有下不
字悉新

所用於人、能用人、故人無不爲已用也。昔舜恭已正南面而已、天下不多臯陶稷契之數、而貴聖舜獨治之功。故曰、爲之者不必名其功、獲其業者不必勤其身也。其舜之謂與。

下視

夫自足者不足、自明者不明。日月至光至大、而有所不遍者、以其高於衆之上也。燈燭至微至小、而無不可之者、以其明之下、能照日月之所蔽也。聖人能覩往知來、不下堂而知四方、蕭牆之表、有所不喻焉。誠無所以知之也。夫有所以知之、無遠而不覩、無所以知之、雖近不如童昏之履之也。人豈踰於日月、而皆賢於聖哉。故高於人之上者、必有以應於人、其察之也。視下視下者、見之詳矣。人君誠能知所不知、不遺燈燭童昏之見、故無不可知而不知也。何幽冥之不盡、況人情之足蔽哉。

蔣子萬機論

蔣濟

政略

夫君王之治、必須賢佐、然後爲泰、故君稱元首、臣爲股肱、譬之一體相須而行也、是以陶唐欽明、義氏平秩、有虞明目、元愷敷教、皆此君唱臣和、同亮天功、故能天成地平、咸熙於和穆盛德之治也、夫隨俗樹化、因世建業、慎在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時移而不移、違天之祥也、民望而不因、違人之咎也、好善而不能擇人、敗官之患也、三者失、則天人之事悖矣、夫人乖則時逆、時逆則天違、天違而望國安、未有也、

刑論

患之巨者、狡猾之獄焉、狡猾之民、不事家事、煩貸鄉黨、以見厭賤、因反忿恨、看國家忌譁造誹謗、崇飾戲言、以成醜語、被以叛逆、告白長吏、長吏或內利疾惡、盡節之名、外以爲功、遂使無罪并門滅族、父子孩耄、肝腦塗地、豈不劇哉、求媚之臣、側入取舍、雖烝子啖君、狐已悅主而不憚也、況因捕叛之時、無悅親之民、必獲盡節之稱

乎夫妄造誹謗、虛書叛逆、狡黠之民也、而詐忠者知而族之、此國之大殘、不可不察也。

用奇

或曰官人用士、累功積効、以次相叙、明主之法、忠臣之節盡矣、若拔奇求異、超等踰第、非臣之事也、應之曰、顧當憂世無奇人、儻有又不能識耳、明法忠節、未必已盡也、自昔五帝之冠、固有黜陟之謨矣、復勤揚側陋、殷有考誠之誥矣、復力索嚴亢、西伯有呈效之誓矣、復旁求魚釣、小伯有督課之法矣、復遽求囚俘、漢祖有賞爵之約矣、復急追亡信、若脩叙爲明法、拔奇爲非事、是兩帝三君非聖哲、而鮑蕭非忠吏也、然則考功案第、守成之法也、拔奇取異、定社稷之事也、當多事之世、而論無事之法、處用奇之時、而必効一官之智、此所以上古多無嚴之國也、是以高世之主、成功之臣、張法以御常人、厚禮以延奇逸、求之若不及、索之若骨肉、故能消災除難、君臣同烈也、曩使五主二臣、牽於有司、束於脩

常不念疇諮則唐民康哉之歌不作殷無高宗之號周無殪商雅頌之美齊無九合功漢殲於京索而不帝矣故明君良臣垂意於奇異誠欲濟其事也使奇異填於溝壑有國者將不興其治矣

漢元帝爲太子時諫持法秦深求用儒生宣帝作色怒之云俗儒不達不足任亂吾家者太子也據如斯言漢之中減職由宣帝非太子也乃知班固步驟盛衰發明是非之理弗逮古史遠矣昔秦穆公近納英儒招致智辯知富國強兵至于始皇乘歷世餘滅吞六國建帝號而坑儒任刑疏扶蘇之諫外蒙恬之直受胡亥之曲信趙高之諛身沒三歲秦無噍類矣前史書二世之禍始皇所起也夫漢祖初以三章結黔首之心並任儒辯以并諸侯然後罔漏吞舟之魚烝民樸謹天下大治宣帝受六世之洪業繼武昭之成法四夷怖征伐之威生民厭兵革之苦海內歸勢適當安樂時也而以峻法繩下賤儒貴

刑名是時名則石顯弘恭之徒便僻危險杜塞公論專制於事使其君負無窮之謗也如此誰果亂宣帝家哉向使宣帝豫料柱石之士骨鯁之臣屬之社稷不令宦豎秉持天機豈近於元世棟橈榱崩三十年間漢爲新家哉推計之始皇任刑禍近及身宣帝好刑短喪天下不同於秦禍少者耳

政要論

桓範

爲君難

或曰仲尼稱爲君難夫人君者處尊高之位執賞罰之柄用人之才因人之力何爲不成何求不得功立則受其功治成則厚其福故官人舜也治水禹也稼穡稷也理訟皋陶也堯無事焉而由之聖治何爲君難耶曰此其所以爲難也夫日月照於晝夜風雨動潤於萬物陰陽代以生殺四時迭以成歲不見天事而猶貴之者其所以運氣陶演協和施化皆天之爲也是以天萬物之覆君萬物之煮也懷生之類有不浸潤